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13年第二期（总第26期）

《中国走向世界》及其评述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中国走向世界》及其评述

编者按：

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近期出版了新作《中国走向世界》一书。

作者在书中试图从外交、全球管理、经济、文化和安全5个方面论证中国的实力,并得出“中国在各方面多还不具备真正的全球性影响力”的结论,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强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沈大伟的这部新作不仅观点新颖、独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也是一个很好的批判。同时,对于我们研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现将该书摘要和部分内容整理出来,供各位领导和专家研究参考。

一、《中国走向世界》前言摘录如下：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过去 20 年,中国已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走到了中心。无论何时何地,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不论走到哪里,你都会看到有关中国的消息——攫取资源、吸收投资、扩大自己的海外据点、武断地向亚洲邻国表明自己的立场、成为全球管理外交中的一个颇受欢迎的求情者、把自己的海军派往新的海域,拓宽自己在世界媒体和文化界的影响力、管理一个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宏大经济体等等。世界每一个洲、大多数国际组织、诸多国际问题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力。按照许多标准来衡量,中国如今显然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强国,在 2025 年左右,其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过去 30 年,观察家们一直在观察世界是怎样影响中国的;现在情形颠倒过来了,需要观察中国是怎样影响世界的。中国在世界舞台崛起的步伐和规模正在大大加快和拓宽——弄清“中国走向世界”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向全球扩张并不是偶然的。这要追溯到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贯穿上世纪整个 80 年代,中国实行“引进来”政策,就像孩子学走路似的蹒跚着走向世界舞台——尤其是在向海外派留学生和与外国进行科技交流等方面。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政府又出台政策鼓励中国公司“走出去”,并鼓励中国地方机构和组织更全面地“走向世界”。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标在本世纪头一个 10 年的中期才开始得到实现,当时中国各种组织、地方机构和个人采取了一个又一个颇具规模的国际行动。2008 年,中国发起了其对全球的文化“闪电战”,试图提高其国际形象并打造软实力。在军事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期加快了国际交流的步伐,每年交流的次数达到了 400 多次。因此,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可以追溯到几十年之前,即使其表

现最近才显得更加明显。

从更长时期看,中国现代化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征是全民族都在寻求提高“综合国力”。通过研究过去其他强国的经历,中国人明智地得出一个重要教训: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强国具有多方面的实力。中国战略家对因仅仅具有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实力的强国的衰弱进行了研究,因此得出如下结论:全面构筑、培育各个方面——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价值观、军事、政府管理、外交等方面——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人领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力量是全面完善、自成一体的,而不是由诸多不相干的成分组成的。今天的力量也不同于19世纪或20世纪,因为当时的世界是由工业力量和军事力量所主导的。今天,力量还必须反映出强大的文化上的、符合规范的层面(即软实力)。因此,中国当代为恢复其全球强国的地位而作的努力有意识地将多个层面包括进去。

但是,中国新获得的综合国力今天在全球有哪些表现形式呢?中国未来将如何影响全球事务呢?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战略问题,也是本书的主题。

本书将成为过去20年发表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浩瀚文献中的一本。其中许多研究(书)都是出类拔萃的,让本书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全面性和观点。在不同的章节,本书全面介绍了有关中国在全球崛起的六个层面,即感性认识、外交、全球治理、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以及每个层面的多种表现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本书就显得与其他有关“中国崛起”的书籍不同了,因为其他书仅仅论及一个或两个层面(一般仅论及经济或军事),而且主要论及中国的“垂直”崛起——它与世界一号强国(美国)的不对称抗衡以及在老牌强国与发起挑战的、正在崛起的强国之间可能爆发冲突的历史倾向。有人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本书更多地围绕着中国的“扩张”而不是垂直崛起采用一种“横向”手法加以论述,同时分析中国如何扩大

其对全球这六个层面的影响力的。

一些观察家已经得意地宣称,中国将“统治世界”。我以为,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在夸大其词,而且是不正确的。我在本书中指出,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强国——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实现的话——之前,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绝不会“统治世界”。本书提供的证据显示,中国在全球留下了日趋扩大的“足印”,但都不深。甚至连其影响力在因各个领域的不同而不同。我认为,中国作为“榜样”对他国的吸引力是微乎其微的。此外,中国的全球地位还受到各种不足之处的困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国内问题。中国的实力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

我在书中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孤独的强国,它缺乏亲密的朋友,没有盟友。即使在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和朝鲜最密切的关系中,看起来和谐的国与国关系表象下面隐约可见一种互不信任感。换言之,中国身处国际社会之中,但从多方面看它并不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它正式参与其中,但并未符合规范地融合进去。它是大多数国际组织的一员,但在许多国际组织中并不十分活跃(除了它谋求竭力保护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时)。我还做出如下判断:它的外交优柔寡断,规避风险,狭隘自私。

中国经常阐明它反对什么的立场,但很少阐述它支持什么的立场。它经常为解决国际安全挑战或全球治理问题时采取旁观态度或保持消极态度。中国在全球的大多数活动和外交政策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为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服务。这种状况导致了一种重商主义的毛衣和投资态势。我还发现,中国几乎不拥有——如果还有的话——什么软实力,而且也不是一个其他国家可以仿效的榜样。出于我在后面的章节中阐述的这种或那种原因,我将此书的副题定为《一个不完全大国》。

不过,感受有时并不是完全符合现实的。不论中国能否会成为一个全球强国,或已经是一个全球强国了,但全世界许多人都已经这样认为了。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世界态度项目组”在对22个国家的公众进行民调之后发现,在15个国家中,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中国将——或者已经——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中国无疑拥有一个全球强国的诸多“华丽外衣”:世界人口最多、辽阔的陆地面积、载人飞船计划、航母、世界最大博物馆、世界最大水电坝、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军队和预算、过去30年世界最高的年经济增长率、世界最大出口国、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地、世界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最多、世界众多商品的最大生产国。

尽管拥有这些标志物,但我仍在书中提出并说明,中国仍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强国。我指出,中国是一个在尚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强国情况下的全球角色——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真正的全球强国能够影响其他国家和事件。仅仅具有全球影响力并不等同于具有全球力量,除非一个国家能够对某个特定地区或领域的事件产生影响。按意愿让某种情况产生预期结果是影响力和施展力量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这些方面,我遵从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新著《力量的未来》所下的定义。约瑟夫·奈对力量的定义类似于罗伯特·达尔所提出的一个经常被援引的定义,即力量是A让B做它本来可能不愿做的事情的能力。约瑟夫·奈教授还指出,资源本身并不能构成力量,除非这种资源被用来试图对某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施加影响。换言之,财富并不等于力量,也不等于影响力。约瑟夫·奈指出,力量的实质在于将资源转化为影响力,这就是施展力量。

本书采用的就是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有关力量的定义,本书还将说明,中国实际上仅在某些领域施展了全球影响力:即全球贸易格局、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市

场、全球旅游业、全球奢侈品销售、全球房地产市场、网络黑客等。在这些领域,中国对全球趋势的发展施加了显著影响。不过,本书发现,除了这些有限领域之外,中国并未具有对全球事件真正的影响力。(周肖译)

二、《中国走向全球》第一章摘录如下:

理解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2009年10月1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坐在天安门广场北端的观礼台上,在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的注视之下,我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在我眼前浮现出有关中国崛起的各种尖锐的矛盾现象。

我看着由万名士兵组成的一个个方队从面前经过,他们背着自动武器,踏着正步,把头转向主席台。跟在他们后边的是一辆辆载着洲际弹道导弹、隐形巡航导弹、现代坦克、火箭发射架、火炮、装甲运兵车的巨型卡车,天上飞过的则是一架架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我通过手机为CNN做了现场解说(CNN则向全球报道了这些画面)。香港一名女节目主持人请我谈谈观感。在我看来,精心编排的阅兵式——让人不安地回想起苏联和朝鲜类似的阅兵式——可谓是对中国崛起引起的矛盾的一种完美比喻。一方面,国庆游行主要是针对国内民众的,针对的是14亿中国人。他们被告知,经过了这60年,他们的国家必须雄伟地屹立在世界上。对中国观众来说,经过了一年的精心排练,举行阅兵式是为了满足一下国家对国际尊重的渴望之情,是为了显示中国如今已经雄伟地站起来了,已经恢复了作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了。另一方面,军事装备的展示是为了给世人留下有关中国新的硬实力的印象——从而提供了一幅与中国反复强调的“和平崛起”和善良意图完全相矛盾的画面。

在隆隆的武器方队经过之后,我在下一个小时中看到的是一个由鲜花组成的宣传口号、唱着歌的少年儿童、载歌载舞的人群、身着艳丽服装的少数民族人群

我想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希望向世界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在观看了两个小时的游行并与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和德国驻华大使迈克尔·谢弗在后台工作人员的休息室里交换了有关游行的看法之后,我骑上了自己可信赖的自行车在北京走街串巷,绕过了一个个路障后来到了我的住所(一年来我的假日都在这里度过)。当我骑车经过朝阳区时,我情不自禁地将今天的游行与14个月前我在北京目睹的另一个壮举——2008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进行了比较。在那个炎热的夏天的晚上,我和儿子亚历克斯坐在“鸟巢”奥运体育馆内,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软实力的展示:长达几个小时的、具有创造性的舞蹈编排节目、扣人心弦的舞台表演和五彩缤纷的灯光产生的效果,而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则在体育馆的田径场内呼喊为中国为此次奥运会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口号。(如同奥运会开幕式一样),闭幕式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希望:有了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功举办的奥运会期间受到国际聚焦的美好时刻,中国可能会摒弃其60年来持有的、身为外国人受害者的这一国家认同感并将以一种新的自信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一年之后,刚刚经历了中国“硬实力”的强劲展示,在我骑车回家穿越北京的街区时,我想起了这两起事件——第一件让世界安下心来,第二件则让世界感到害怕。这两起事件放在一起令我弄不清楚中国两副“面孔”中究竟哪一副是新中国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展示的。答案很快就出来了。在接下来的一年(2010年)中,中国政府针对其亚洲邻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外交行动。这一年可谓是中国“自负之年”。正如我当时在一家报纸的评论版中发表评论时所说的那样,整体而言,“中国虎开始展示其利爪了”。在采取这些行动之后,也就是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多少有点后退并重新调整了其外交策略。它开展了旨在让这些国家消除疑虑的外交战,同时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而

展示了多方面的软实力并在公共外交方面作出了努力。然而,中国“崛起”的复杂性正是掩埋在这些事件和个人的小插曲中。(朱联译)

三、沈大伟的演讲摘录《中国虽有经济实力,但仍不是一个全球大国》如下:

美国乔治敦·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最近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发表演讲。现将其演讲摘要如下:

20年来,国际关系文献已经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了中国崛起的问题。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注意到我书架上有近20本书的题目含有与中国有关的“崛起”一词。

当刚开始为撰写此书进行调研时,我以为中国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我的工作就算简单地就这一影响力的各个不同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并加以阐述。

但是,我后来发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全球大国,倒不如说是一个全球角色。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大国的力量是用来影响事件的发展的——为影响事件的结果而利用资源就是行使力量。

鉴于中国的规模和拥有的财富和力量,它因没有按比例对全球管理作出贡献而受到了批评,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中国人有关全球管理的思维方式带有极浓的怀疑和交易色彩。他们对于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具有极为严重的认同危机。迄今为止,有关这些问题的积极、热烈的辩论仍在继续。

仅仅只在某些领域,中国才真正发挥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和实力,如在全球贸易模式、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全球旅游业和奢侈品市场等领域。

这就是我称为中国是一个“不完全大国”的原因所在。我将在本书中说明,中国的全球存在是广泛的,但不十分牢固。中国在国际上让人感受到其存在,但不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力。

文化力量？

过去几年，中国为了增强自己的全球文化存在而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政府每年为海外举行的各种活动——如媒体在海外的扩张、设立孔子学院、举办各种展会、出访和学生交流项目等——投入了 80 亿至 100 亿美元。几年来，他们十分关注软实力。不过，如果你没有好的东西可以出售的话，花再多的钱也是无济于事的。

中国已经是一个地区大国了。如果按地区而非全球标准来衡量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存在要大得多，影响力也要大得多，甚至在软实力方面也是如此。

但是，让我们看一下过去三年该地区发生的一些事情。在 1997 年至 2008 年期间，中国在成为地区大国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开始接受中国及其有关他们具有仁慈之心的宣传。

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自 2008 年以来，中国针对日本、韩国、蒙古、越南、菲律宾，甚至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从而疏远了这些国家，并削弱了自己为改善自身的地区形象而作的艰苦努力。

因此，中国的软实力是极其弱小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它不能对他国施加影响，吸引或改变他国——它不能让他国仿效中国。

贸易与军事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并将其嫁接在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之上。过去 30 年，它还采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进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崛起。

不过，它深陷于制造业和加工业经济之中，各种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专利权并不来自于中国。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在海外的绝大多数投资——进入避税天堂的

除外——主要用于公司兼并和购买。

公司兼并和购买是弱者的做法,因为他们试图通过购买外国企业来获得市场准入、存在和人才,从而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市场准入,但他们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障碍很大,我们在今后若干年中仍将看到它们在海外苦苦挣扎。

中国官方的对外发展援助是我将在本书中论述的另一个问题。尽管看他们正在做一些好事,但他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得仍不够。

至于硬实力,中国军队已经实施了长达 20 年的现代化计划,其目前的军事预算在世界上排在第二位。

但是,它仍然是一支地区或亚洲军队。我不能想象有朝一日中国海军能够在加勒比海游弋或在阿根廷建立一个基地。

我也不会看到有朝一日中国军队将成为一支在全球部署的军队。甚至在亚洲境内,中国武装部队在距自己海岸线 200 至 300 海里之外的区域打一场持久战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他们可能会因尖阁群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刊注)领土争端而爆发冲突并将冲突持续下去,但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从军事和后勤方面看,在某个地方建立军事存在并加以维持是十分困难的。

2020 年的危机?

世界历史上这种情况仅出现过一次,即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是在没有与一个老牌大国爆发冲突的情况下崛起的。

那就是在 19 世纪末发生在美国与英国之间。当时,英国放弃了西半球。但是,这不过是这种规律的一个例外而已。这并不是美国人在亚太地区想与中国做的事情。

那些专门研究力量转换的理论家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与一个老牌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问题。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接近于过渡点的时候正是最危险的时候。

要么一个老牌大国会在此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将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打压下去,要么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会先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如同 1941 年日本向美国发起的攻击那样。

因此。2020 年至 2025 年这段时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段时期的某个时候,中国经济的 GDP 总量应该能够超过美国了。

但是,除 GDP 总量之外,我认为,中国人在其他所有领域均难以接近挑战美国的程度。因此,美国应该轻松处之,不要为中国人而忧心忡忡。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雄心抱负和地位如何才能在现有全球环境中得到实现。

华盛顿有一群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站起来,设法解决这些全球热点问题。从外交上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如果他们能够思考除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之外的一些问题的话。(朱联译)

四、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网站发表戴安娜·雷姆对沈大伟的专访摘要如下:

戴安娜·雷姆问:《中国走向全球》认为,实际上中国在全球接触的广度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有限的。由于中国厌恶风险的外交政策和把精力集中在低端产业,中国不过只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而已。在这本书中,你谈到了衡量大国的六条标准以及你认为中国所处的位置。请你谈谈这六条标准以及中国所处的位置吧。

沈大伟答:好的。六年前当我开始为写这本书进行研究时,一开始我想按地区来写,先讨论中国与拉丁美洲和欧洲或其他地区的关系。后来我决定不这样做了,

探讨主体的最好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功能,所以如你所说,我写了六章,每一章的主题都具有不同的功能。

六章中的第一章讲的是中国国内围绕着其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展开的讨论和辩论。2009年——2010年我作为富布莱特项目的交流学者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在此期间,我一直在跟踪这种讨论。我发现,这种讨论非常热烈,争论非常激烈。

我想指出的是,中国人在他们的世界作用问题上存在相当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感。他们还没有搞清楚他们在世界上的作用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网络空间、中国博客、社会、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媒体都发表了很多意见。他们都在就他们在国外应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展开辩论,这就是一个衡量标准。

在接下来的各个章节中,我分别论述了中国的外交、中国的全球管理方面所起的作用、中国的全球经济存在、中国的全球文化存在,最后是中国的全球安全存在。我必须说,在上述每个领域里,人们会发现……或者说再我在研究时期待,中国的影响力确实在增大,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

当我对这些领域的研究结束时,我得出了一个相当不同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为此书加上这个副题的原因。

问:这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因为每次谈到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时,专家说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这似乎是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实体。情况是这样吗?

答:他们确实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券,但是肯定不会超过10%。我似乎记得仅占美国国债的3%。中国持有3%。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可能超过50%,但其实不是的。

让我们看一看经济领域。这是人们所期待的——确实也发现——中国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领域。不过,如果你透过表面现象看实质,至少就会发现其影响力

并不像人们所渲染的那么大。

以中国的贸易为例,是的,中国式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但是,据世界贸易组织说,其94%的出口都是商品出口,就是你和我在塔吉特百货公司或沃尔玛所能买到的那些商品。就创新而言,这是一个几乎在任何领域都不具有优势的国家。

所以他们参与进来了——他们不是你可以称作指示经济体的那种国家。他们不出口服务。他们不出口创新想法。我发现,他们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科学家在他们各自所从事的领域里没有处在相关知识的最前沿。

问:但是,如果你回到今天出版的《纽约时报》的头版,难道不是有网络战专家正在从事能够渗透到美国、加拿大、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作吗?

答:是的。中国在有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大国。我认为,把这些领域与其不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或为世界大国的领域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网络黑客的确是中国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领域之一。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区别,但那也是一个领域。

能源是另一个领域,还有大宗商品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它对各种原材料永无休止的需求对世界商品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还对世界旅游业产生巨大影响,但对世界奢侈品市场也产生巨大影响,你可能会笑。现在中国的消费者很有钱。他们到国外旅游。他们住高档宾馆、购买顶级奢侈品。

问:你能说一说具有高档消费能力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吗?

答:占中国总人口的不到2%。

问:但妮还提到了中国出现了一种身份认同危机。很多很多的人都参与了有关是什么东西构成了中国身份的讨论。他们想使他们的身份成为什么样子?

答: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场非常热烈的、还在进行的辩论,离结束还

远着呢。在这本书里,我列出了7种参加到这场辩论里来的不同观点的流派。我并不是要把这7种流派一一细说,但他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即那些更愿意与这个世界相脱离的人和在这个世界上相对来说不那么活跃的人。近30年前,或30多年前,邓小平其实就定下了当时基本保持低调而现在则积极参与的伟大战略。

中国有一些更恐惧外国人的人,他们甚至想从国际社会脱离出来。他们首先对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和对外开放从来都没有感到舒服过。所以他们处于这些流派中最极端的一头。处在另一端的人的看法非常流行,尤其是在博客和网上。但是,报纸和城市大街上的老百姓认为,中国在国外应更武断些、更强硬些,应该展示自己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按大国的方式行事。

所以中国官员有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一个希望更加武断的社会,对美国更加武断,对其他亚洲邻国更加武断,对欧盟和其他国家更加武断。因此,这基本上是占主导地位的一个流派,一个主张中国首先要强硬的流派。

问:就美国而言,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变得强硬起来又意味着什么?

答:网络攻击可能只是“强硬起来”的一部分。在奥巴马执政的后三四年间我们一直看到了这一点。就拿叙利亚问题来说吧,你知道,中国一直和俄罗斯一起两次就联合国关于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制止叙利亚大屠杀等议案投了否决票。那也是“强硬起来”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不顺从的“强硬起来”。我认为,朝鲜属于同一类型的国家。换句话说,中国能够通过不帮助美国的方式而成为对美国没有帮助的国家。

但是,如果你和美国官员谈话,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在过去三四年中与中国举行会谈时吵得越来越凶了。中国人一进来就争辩,在若干问题上指责美国,如对华遏制等。奥巴马政府所谓的心转向亚洲的政策,我想最近你们已经做了一期有关此事的节目。他们完全认为,这一政策就是企图限制他们、遏制他们,压制他

们。他们对此特别恼火,所以在和美国谈判时变得非常武断。

问: 所以如果他们想行使大国的力量,你就称他们为一个“不完全大国”。“不完全大国”是怎么得来的呢?

答: 对,我之所以使用“不完全”一词是因为我把力量和影响力看作是一回事。如果你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力量,那就意味着你有能力影响各种事件,你能影响其他参与者,你能够改变事物。这就是一种定义——一种对力量的有效定义。我发现,中国不能通过外交影响国际事件,在这个世界上——除世界经济之外,我后面要谈到世界经济——除了能源、大宗商品市场和国际安全事物之外。

在网络黑客方面他们是强国,但在军事方面他们不是。他们的军队根本不具备全球投送兵力的能力。接着你再看看全球文化和中国正在追求的软实力。我在此书中用了很长的一个章节来论述这个问题。我发现,虽然他们在追求软实力,但根本没有得到它,他们距得到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 帮我们给软实力下个定义吧。

答: 好的,软实力这个术语是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他撰写的一本名为《软实力》的重要著作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基本意思就是一种通过魅力去同化他人的能力。我一直把软实力视作一块磁铁。你把别人吸引到你这边来。他们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他们想仿效你。我们没有看到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希望在任何方面仿效中国。是的,我们钦佩中国的经济增长。每个人都钦佩他们的经济增长,但我认为,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自成一类的,是不可输出的,是其他国家不可复制的。

根据约瑟夫·奈教授的说法,就软实力而言,软实力总的来说是来自社会、来自它的价值、来自它的通俗文化、来自高端文化以及它的政治体系。中国在这些领域都不具有魅力,它不能把别人吸引过来。

问:早些时候你提到过有 2% 的人能够为自己购买奢侈品。那么中国社会里其他 98% 的人又怎么样呢? 他们住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他们的收入水平如何? 这些也都归于不完全大国的定义中吗?

答: 中国社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存在着一种有意思的地理和人口统计方面的变化。众所周知,就在 10 多年之前,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80% 以上,一直住在农村。今天我想 55% 人口住在城市。现在城市已经扩大了,很多大城市的人现在都居住在郊区。

但问题是,大多数中国公民现在是城市居民并且可以上网。他们是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他们向往的东西更大了。他们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也增加了,他们要求享受各种各样的——你或许会说是——公共商品(资源)。

问: 然而,难道不是中国政府自己鼓励这种人口变化的吗?

答: 是的,但这也是——我认为这是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自然的事情。中国政府无疑已经在城市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巨资,用于建造公寓大楼、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这队人口变化起到了磁铁般的效应。

问: 那么留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又怎样了呢?

答: 他们的收入也提高了。我认为,政府一直表现得不错。与过去相比,今天农村地区没有那么多的不满了。在我看来,中国的不满情绪主要是在城市里。

问: 在中国的城市里? 到什么程度了? 他们是如何感受到痛苦的?

答: 比如说,首先在中国的城市里居住着大量的流动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他们不能享受到当地的公共商品(资源)。事实上,他们是非法的,因为中国有一套称为户口制度的家庭登记体系。

问: 当你谈到中国的经济时,你说,他们根本不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引擎,因

为他们没有大的工业、没有大规模的制造业,除了你所说的只能生产人们在沃尔玛或塔吉特百货公司所买到的那些东西。他们有什么呢?难道只有这些小商品吗?

答:这是这本书中较有意思的一部分,至少是对我的研究来说是为了研究中国所谓的跨国公司。它们正在建立全球的存在。在《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中,就跨国公司而言,中国排第二。我记得今年他们入围的有 61 家。但是,入围企业是建立在总收入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全球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如果你看看这 61 家公司,其中只有三家 50% 多的总收入是在国外赚取的。换言之,这些公司都是国内运营商。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品牌。你可能知道青岛啤酒或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还有几个别的品牌。你知道,最近因不断有黑客入侵事件而一直有有关华为公司的报道。可是,我敢打赌,你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说不出 10 个中国品牌来。如果你浏览一下每年由《商业周刊》公布的全球知名品牌的名单——它就像是全球知名品牌的《圣经》——排在前 100 名中的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所以说,他们并没有建立全球品牌存在。他们的跨国公司在国外的表现并不佳。

他们的海外投资,尽管在增长,但其总额只是美国海外投资的 1/5。

问:难道这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吗?

答:是的,是个时间问题。在今后 10 年,我们可以坐在演播室里,但我不确信它还将只是个不完全大国。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会获悉一些中国品牌。中国的军队也可能会在国外存在。中国的外交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加武断等等。不过,就眼下而言,我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不完全大国。

我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对下述问题有新的认识,即美中关系的性质将发生根本变化。它将从一种以合作为主或至少希望它合作的关系转变成一种眼下以竞争为主的关系。我认为,一种新的常态是美中之间的一种竞争性关系。我们必须学会

如何管控这种关系,在不让它变成一种完全敌对关系的同时又试图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区间。

问:你谈的是软实力,但何谓竞争力呢?

答:正如我已经提及的那样,从经济上看,就创新和确立新产品和新思想的标准而言,我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全球竞争对手。众所周知,如果你看一下社会学、医学、生物学以及几乎其他所有技术领域,中国实施了他们所谓的本土创新计划。他们正在为此投入巨资,试图促进创新。这话总计划在日本和韩国都奏效了,但在中国未必会奏效。

不过,我将指出,中国已经试图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以促进国内消费。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一直是一种将国内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国家有形的发展。其次是出口,主要向西方国家出口。世界银行已经告诉他们,这是一种不可持久的发展模式,他们必须转向一种以国内消费为基础的发展模式。除了创新之外,他们必须成为一个知识经济体,而不是一个向沃尔玛提供低端商品的出口商。因此,你有关自给自足的问题就涉及到消费这一因素了。

问:基础设施的情况如何呢?你看到的这种发展达到什么程度了?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答:那是十分令人惊讶的。中国如今拥有的州际(省际)高速公路的里程比美国还多。我们都熟悉他们的高速铁路网。我想说,这是可以让人仿效的。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领域,如果你要怎么说的话。世界其他国家希望拥有中国那种高铁。就在上周,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了一项为期20年、在英国全国建造高铁的计划。我们也正试图在西海岸修建一条从萨克拉门托通往圣迭戈的高铁。

我们正试图在佛罗里达和东北走廊的部分地区修建高铁。所以,你在高铁建

设上看到了这种发展模式,在建筑物上,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你从中国机场下了飞机之后……众所周知,如今的中国城市,看起来就像是纽约。中国许多较小的城市看起来几乎就像是小一号的曼哈顿。

问:劳动力成本如何呢?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正在上涨。这是外国公司开始将生产设施迁往其他国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印度等国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成本效率了。还有其他原因,如侵犯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等。正如无所说,外国企业或许能够在中国赚到钱,早些时候给你发电子邮件的那个人也是那么说的。但是,那里有许多障碍,劳动力成本和经营成本如今其中的一些障碍。

北京共识一词是几年前一位美国作者乔舒亚·拉莫创造出来的。它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具有冒险精神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早就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而且其他国家也可能希望仿效这种奇迹。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它是不可转让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无疑是值得钦佩的。可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结合体,首先是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结合。

中国仍有40%的经济属于国家部门。其次,如同日本和韩国那样,这是政府的目标投资和行业政策的产物。再者,它是社会冒险精神的产物。因此,有三个独特因素可用来界定中国的经济模式。我想说的是,这些因素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不可输出的,不可复制的,即使其他独裁国家对中国经济模式涉及到的政治成分表示钦佩。(朱联译)

五、部分媒体评论:

1.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该报首席外交评论员、《零和世界》一书作者吉迪恩·拉赫曼的书评文章《中国是否会成为全球大国》如下:

中国如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唯一一个貌似能对美国的全球头号超级大国地位发起挑战的国家。因此,很难不认同沈大伟提出的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故事”这一观点。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沈大伟教授在《中国走向全球》一书中却一心想要证明,中国的崛起终究不是这样一个大故事。一开头,他就令人钦佩地清楚阐明:“事实上,中国各方面的全球性实力都弱得惊人,而且相当不均衡。中国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和影响力巨大。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如果有朝一日这成为现实的话),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中国绝不会‘统治世界’。”

对沈大伟家乡城市华盛顿特区的很多人来说,此种分析可能相当中听。沈大伟目前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中国项目主任。沈大伟教授一生都在研究中国,曾任《中国季刊》主编。

沈大伟认为,北京正是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他将本书大部分篇幅用于逐一分析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中国式一个没有真正盟友的反动而孤独的国家。就安全而言,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全球基地和联盟组成的网络,甚至在本地区也不是支配性强国。沈大伟对中国的全球文化影响力尤为轻视,声称该国“对全球文化趋势影响力甚微,软实力较弱,国际形象毁誉参半甚至偏于负面”。

《中国走向全球》一书论证有力、条理清晰而且证据充足。该书列举信息和研究资料的方式十分可贵——而且往往引人入胜。例如,我发现对中国外交思想不同流派的分析异常清晰。

然而,最终,《中国走向全球》一书的论点还是未能令我心悦诚服——原因有二。首先,中国仅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这一论点在经济这一最重要领域最不具说服力。第二,本书冒着给极具动态的局势描绘一副静态画面这种风险。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分量持续增强,它在其他领域的实力同样会增强,例如军事、文化

和外交领域。

沈大伟似乎对中国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首鼠两端。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那一章的开头,沈大伟列举了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在过去 20 年中,中国独占全球经济增长的 40% 左右。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世界上持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然而,沈大伟紧扣该书主题、坚称中国无论如何“仍是一个不完全的经济大国”。

支持这一论断的证据似乎有点薄弱。他指出,中国的金融系统不够发达——但鉴于西方最近的经历,这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甚至还不是世界前十大捐助国”——但这似乎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

还有,具有领先水平的中国跨国企业寥寥无几,中国“仅仅是世界第五大海外投资者”。然而,正如本书进一步揭示的那样,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可能大幅增加对外投资——而且目前,中国已开始电信和家用电器等领域扶持具有真正全球影响力和闻名全球的品牌的公司。

诚然,经济实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同等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实力。因此,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沈大伟略为保守地估计,可能是在 2025 年),但未能同时成为世界第一政治大国。

然而,相信经济实力最终是其他大多数形式实力的基础的,并不都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贫穷产生不了多少“软实力”。至于硬实力,一方面是中国军费开支每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美国预算收缩可能削弱五角大楼的军事实力。

然而,不论你信不信沈大伟的论断,他的书总归是清晰明了地阐述了一方观点。因此,该书是对一场批判性辩论的可贵贡献。(裘芳译)

2. 欧亚中心网站发表该智库主任弗雷泽·卡梅伦的书评文章如下:

中国真的将接管世界吗? 据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说,它不会马上

接管。沈大伟教授刚刚出版了一本研究分析中国力量诸多基本因素的新著。

依据他几年来从事的研究和数百次采访,沈大伟指出,中国的全球存在与日俱增,但这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力量或影响力。他认为,中国正在遭受身份认同危机。这就意味着它的外交政策可能会令人困惑。北京有时刚愎自负,有时则愿意合作;有时有清晰的目标,有时则不知所措。随着越来越多的外交会议在中国和第三国举行,中国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融入国际体系。中国能够向国外派出如此之多的高级政治人物一事表明,它比其他国家更具有优势。

但是,这些出访并未导致中国接受有关全球公用品的概念。北京往往从成本利得分析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每一个问题,即这对中国有何好处?中国失去良机的问题涉及到欧元区危机。它本来能够而且也应该做更多事情来支撑其最大出口市场的货币的。

中国最近的高经济增长率已经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但是,沈大伟则指出,这一趋势并非不可避免。其经济增长大多基于廉价劳动力和商品贸易。为了步入下一个阶段和避免中产阶级陷阱,中国需要创新。但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利于产生新想法的。沈大伟对中国对外的发展援助表示赞赏,尤其是对非洲的援助。

中国对软实力着了迷,但却不清楚为什么不能在超市买到它。它对信息、教育和文化外交进行了大量投入。但是,它传递出的信息仍然是贫乏的,太多的注意力仍集中在一些飞、过时的口号上。

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与其硬实力的问题是一致的。尽管其军费大幅增长,但中国军队仍无法将其兵力投送到亚洲以外的地区。然而,它在导弹、航天和网络等领域的实力却很强大。

沈大伟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是一个不完全大国——与其说是一个能够对事件

和结果施加影响力的真正大国,倒不如说是一个角色而已。这种情况是否会随着事件的推移而改变,那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发展势态。与此同时,世界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中国对全球贸易、能源、自然资源、旅游等市场都具有影响力,同时也对地区安全具有影响力。(朱联译)

3. 《全球政策杂志》网站发表国际新闻分析机构 Inform 创办人和主任彼得·马里诺的书评文章如下:

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都会注意到,与自己国内的同胞相比,那里的西方人对于中国崛起的看法并不那么大惊小怪。你时不时可以听到类似这样的话:“从近距离看中国并没有那么可怕。”他们说,尽管从纽约和伦敦看,中国看起来经常是不易安抚的,但进入重庆的居民区或深圳繁忙的闹市区,你似乎会觉得中国已经分解为如此之多的喧嚣和无序。

有关中国的这种反反复复的经历——一种“近距离的亲身”经历——给我们讲述的与其说是一个大国永不止步崛起的故事,倒不如说是一个深陷困惑之中且没有安全保障的社会的故事。这个社会无休止地关注自身的问题,对自己目前和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都没有把握——从西方媒体的主流报道中几乎是看不到这种情况的。在其及时且可读性极强的这本专著中,美国杰出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教授指出,有关中国力量的宏观现实更接近于“近距离接触”的看法,而与人们共同和经常持有的一种看法相距较远。此书副标题的话说,中国更应该解读为一个“不完全大国”。

沈大伟对中国在五个不同领域(即外交、经济、全球管理、文化和军事实力)的全球影响力进行了剖析,首先对每个领域对外接触的广度接着对其深度进行分析。依据翔实的资料而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个趣闻轶事,沈大伟有条不紊地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对外接触的广度无疑是全球性的,但几乎普遍都比较肤浅。

尽管是全球每个重大组织的成员国,但中国既不谋求也不接受任何重大国际组织项目中的领导地位;其外交政策是好斗的,几乎完全受国内政治的驱使;其在国外与资源无关的经济活动非常有限,而且几乎举步维艰;其“另类”文化在局外人看来好像是一个谜,中国为向全球加以解释所做的尝试几乎荒谬之极;它拥有硬实力,但没有软实力,它赢得了人们的无限敬畏而非无限崇拜,赢得了众多合作者而非真正的朋友。

不过沈大伟在此书中并未对中国在中亚和东南亚的政治和经济活动进行深入或专门的解析。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存在相对较为强劲。尽管它不仅展示了其精心确立的规则之外的几个重大例外,而且还有助于增强其有关中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所做努力的观点。这就是说,鉴于沈大伟的目标读者和这种分析所必不可少的额外篇幅和复杂性,由于西方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可以理解地将焦点更多地集中在中国在西方采取的突然行动上,我敢说,出于编辑上的原因将其省忽略的可能性最大。不过,它的存在是令人遗憾的。

总之,其观点是否普遍真理说到底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此书给那些因中国热而搅得心神不宁的人提供了一剂镇静药。正如其早些时候出版的一本书从头到尾所展示的那样,沈大伟肯定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的重新崛起所预示的全球制度可能奔溃这一点。但是,他指出,中国的崛起迄今为止并不是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全面的,它充斥自身的缺陷和失策。作者是要提醒我们:与西方相比,中国经常对自己新的全球角色更感到困惑,更不自在。

沈大伟对那些从事国际政策和全球事务研究的人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学者和政策人物——尤其是约瑟夫·奈——也具有这种影响力。约瑟夫·奈曾经说过:明确无误地把中国视作威胁的做法是确保其成为威胁的最可靠办法。由于认识到了迄今中国崛起的不完全性,人们因此有了从今往后谨慎地影响其演变

的余地。他的书中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中国的全球存在势必被引发反动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也不会导致中国一儒教在全球制度中占据统治地位。只要我们保持允许中国崛起的心理空间,现实情况可能会不那么轰轰烈烈而引人注目,但却较易得到控制。(朱联译)

4.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亚历山大·沙利文的书评文章《沈大伟:在弄清自己想要什么之前,中国都不会是全球大国》如下:

一些人对于在世界排名崛起的评估耸人听闻,与之相反,沈大伟在其新书《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中指出,尽管中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中国仅仅成功地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全球大国。因此,只能说中国是“不完全”大国。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沈大伟上周2月13日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介绍了他的新书。他并未侧重中国的“垂直”崛起,即国内生产总值激增,以及增加军费的复杂形势,而是更多地谈论中国向世界其余地区“横向”影响力的扩张。沈大伟分析了中国当前在全球五个方面的表现:外交、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

中国已在大多数方面扩大了影响力: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及可能是最大的贸易国家,与世界170多个国家建交,在大多数全球多边论坛中坐在主桌,其官方媒体正在海外建立新的分站,还有中国首艘航母刚刚下水,从而带领其海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能深入西太平洋地区。但是,根据沈大伟的观点,中国沿着这些线路所做的一切努力获得的真正实力十分微小。

从表面来看,沈大伟的结论并非没有根据。中国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但在世界上依然是一个“孤独的国家”。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愈加强硬,使得其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在邻近地区取得的外交成果降回原先水平,即使是在中国通过大量投资快速获得新朋友的非洲和拉美国家,前景也变得不那么乐观。

沈大伟最有趣的论据之一是,尽管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值得钦佩,但其“跨国”公司的国际品牌盛誉非常糟糕,打入海外市场的整体追踪记录非常糟糕,令人质疑中国企业部门是否真的是尽责的全球商业参与者。

沈大伟承认,作为真正的全球大国,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其实力有可能增加。在本书的问答章节中,最有意思的是沈大伟解释为何中国迄今为止未能成功将其潜力转化为实力。他认为中国精英们对于中国在世界的身份和应当代表的价值观念存在很大的分歧。他说,中国的决策者之间缺乏连贯性,一直是其有效行使权力的一个最大障碍。共识(一以贯之)的缺乏几乎毫无掩饰,自身利益的定义狭窄,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其他国际事务参与者的反对。(程茗荟译)

5.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3月23日一期刊登书评文章《中国的力量:为世界干杯,抑或不为》如下:

变化中的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面镜子,访问者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期望以及自身性格的反射。乐观者声称,数亿人已经脱离了贫困,数百人现在因为使用了互联网和拥有更大的消费能力而正在获取力量。而不那么积极的人却指出,人权经常遭到侵害,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腐败猖獗。这两类人都是对的。你的观点取决于你朝哪里看,以及你想看到什么。

事实证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符合同样的判断。两部新出版的著作就是证据。《中国的沉默大军:正在按北京的摸样改造世界的开拓者、商人、修理工及劳工》一书的作者胡安·巴勃罗和埃尔韦托·阿劳霍都是西班牙记者。两人在书中声称,中国处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鼎盛期,其长远使命是走向全球。他们指出,世界面临着一次缓慢而稳健的征服,这次征服已经在为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即“中国领导下的世界”——奠定基础。

这两位记者开篇即以一种极具可读性的方式证明中国在全球各个角落不断上

升的影响力。从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田,到迪拜的市场和刚果的矿山,他们发现中国工人正在试图从国外消费者身上和地壳中攫取尽可能多的东西。中国商品和中国人的到来正在改变着做生意的方式。中国商人已经接管了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的主干道,现在这条大道被称为毛大道。他们在掠劫缅甸的森林和玉宝石。一个阿根廷人抱怨说:“海外中国人社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共济会会所。”一个秘鲁矿工说:“我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中国殖民地。”这位矿工工作的矿山(及小镇)被一家中国国有企业买了下来。

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抱怨。许多中国公司把自己的工人带到非洲,而即便是雇佣当地工人,给的待遇也很差。环境破坏无处不在。当中国企业与当地贪婪的精英联手起来的时候,它们在中国国内不负责任的毛病便被带到了海外。

这是对中国人在全球最糟糕行为的重要概括,但书中夸张的笔法削弱了其说服力。作者声称,中国所创造的全部就业机会,所修建的全部基础设施以及所提供的全部廉价商品,“无疑都因为其对劳动状况的态度而被掩盖”,而他们对于中国投资在造成问题之外也带来积极变化的事实却熟视无睹。他们表示“中国奇迹”在国内主要是政治精英们的奇迹,但只要在任何中国城市到处走走,就很容易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声称世界正在被“中国化”。

而《中国走向全球》一书讲述的是故事的另一个侧面。该书作者沈大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认为,即便暗示世界受到了或者将要受到“中国的领导”都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远非人们以为的那么强大。中国的脚印“大而不深”。沈大伟对中国想要独占国际矿物生产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提供了支持其论点的统计数字。他写道:“是买断,但却绝不是独占。”2010年中国企业在全球矿业的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不到6%。中国的海外兼并和收购行动几乎没有成功的,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仅与丹麦不相上下。

该作者接着考察了中国的全球安全和文化存在。他得出结论称,中国要么没有尝试过(指在军事存在方面),要么尝试过(通过推广软实力)扩大其全球影响力,但却失败了。他认为,中国将统治世界的观点“是极其夸张和不正确的”。他补充说,中国如果真的会成为全球大国,那么它“在成为真正的全球大国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沈大伟还研究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扩张。他说,中国出口仍然以低端消费品为主,而且市场上不存在对中国品牌的认同。他写道:“仅仅拥有全球存在并不等于拥有全球实力。”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也许已经走向全球,但是除了在贸易和能源市场之外,中国并没有在影响世界事务。这是一个十分利己主义的大国,它投机海外是为了支持自身的经济增长,仅此而已。

这位作者承认他对自己的研究结果感到惊讶。他原本曾预想自己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不过,他通过一个接一个的例子为自己的论点提供了定量的证据。《中国走向全球》一书对于被普遍接受的中国崛起论来说是一个吸引人和学究气的挑战,而对于公认的中国扩张主义的说法,则是一个重要的批判。(曹卫国译)